

## 对严复著译的回应：以上海《汇报》为例

张 军， 石 涛

(苏州大学 历史系, 江苏 苏州 215021)

**摘要:**1901、1906年,上海《汇报》先后刊载了《支那教案论提要书后》、《驳严又陵先生教案论》和《天演论驳义》三篇文章,对严复的相关著译作了详细的回应。首篇,对严译《支那教案论》所持观点的评价是“优劣相参”;次篇,对严复《续论教案及耶稣军天主教之历史》一文进行了通篇驳斥,但它却是一篇意气之作;末篇,主要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加以批判。这三篇均是为维护天主教的自身利益而作。

**关键词:**严复;上海《汇报》;回应;天主教

**中图分类号:**K8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432(2005)01—0018—04

### A Case study of YAN Fu's Writings and Translations

ZHANG Jun, SHI Tao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21, China)

**Abstract:** In 1901 and 1906, three articles appeared in succession in the newspaper of Hui Bao in Shanghai, i. e. Opinion of Summary of Missionary in China, Criticism of Yan Fu's Opinion of Anti-Christian Case and Disapproval of Evolution and Ethics, which made detailed comments on some related writings and translations of YAN Fu. The first one both approves and disapproves the Opinion of Missionary in China; the second completely opposes On Anti-Christian Case and History of the Jesuit of Catholicity, but it is an irrational one; the third mainly criticizes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Three articles are all written on behalf of Catholicity.

**Key words:** YAN Fu; the newspaper of Hui Bao in Shanghai; comments; Catholicity

《汇报》,全称为《格致益闻汇报》,于1898年8月17日在上海徐家汇创办,是由《益闻录》和由《格致新报》合并而成,一周两期,全年总共发行100号,并从第100号起,始称《汇报》。1911年《汇报》停刊。次年,由潘谷声主办的《圣教杂志》取而代之,并一直延续到1938年。1901、1906年,《汇报》先后刊载了《支那教案论提要书后》(以下简称《书后》)、《驳严又陵先生教案论》和《天演论驳义》,对严复的相关著译作了详细的回应。后两篇均署名为“大木斋主”。据台湾著名天主教研究学者方豪先生介绍,大木斋主其人,原名李浩然,字问渔,后改名为李杖,号大木斋主,是一位较有名望的天主教司铎,圣名劳楞佐(Laurentius)。<sup>[1](P284)</sup>《上海传教史》中说道:“从《益闻录》到《汇报》,主笔一直是李问渔。”<sup>[2](P710)</sup>由此断定,

后两篇是出自李问渔的手笔无疑,由于前一篇没有署名,因此只能存疑。

#### 一 对严译《支那教案论》的回应

当初严复之所以看中密克的《支那教案论》,盖因为此书持论较为公允,没有偏袒之意,这也让《书后》一文的作者在阅后掩卷之余,感叹“译者之苦心”和“立论者之心气平和”。<sup>[3]</sup>不过,对于严复译著中“吾华崇尚虚无,散布流言之积习,实为教案之媒,而要无非教士措施之失当,亦有推其波而助其澜”<sup>[4](摘要)</sup>一段论述,《书后》作者认为应该分开而论。总体上说,他对此书的评价是“优劣相参,如圭有玷”。<sup>[3]</sup>

收稿日期:2004-09-04

作者简介:张 军(1979—),男(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苏州大学历史系2002级硕士研究生,E-mail: xueshanyoulan1@sina.com;石 涛(1980—),男,陕西白水人,苏州大学历史系2002级硕士研究生。

《书后》作者对密克下述观点是基本赞同的:(1)景教的行废,与治理国家、管理人民、讲求世务休戚相关。<sup>[4](P1)</sup>(2)中国“学士文人,疑忌传教”,<sup>[4](P7)</sup>因而经常撰写谤教之书。(3)罗马教士“其会事属一尊,制归一律……不容奇邪诡诞杂于其间。至英美所遣路得一宗,派别支分,自为约束,名称繁众”。<sup>[4](P39)</sup>但《书后》作者又对基督新教表示不屑。在他看来,基督立教已有1900年的历史,而路德生于1483年,怎能得基督真传呢?因此,“路得一宗,不特散而无统,抑且浮泛无根。”<sup>[3]</sup>

可是对密克下列说法表示反对:(1)西人传教,不应该以条约为保护伞,因为“教者天道,当天助,护以力,适以阻其传”;<sup>[4](P5)</sup>(2)天主教堂应停止收养弃婴;<sup>[4](P18)</sup>(3)教士不应当干预讼事。<sup>[4](P57)</sup>

《书后》作者认为:(1)中国自乾隆年间降旨明令禁止传教之后,中国人皆以天主教为邪教,搜杀教士,占夺教堂,时间长达百余年,因此不得不于道、咸之际签订“保教”之约;(2)中国溺女现象成风,天主教对此不能坐视不顾;(3)在中国,“大抵一人入教,合族恶之,其始辱以言,其继害于事,甚而拳足交加,直欲置之死地,……若教士始终不能代白于官,则中国必无人教之人,教士可束装归国矣。”<sup>[3]</sup>

从上述对《支那教案论》一书的评价来看,《书后》的作者应是一位天主教教徒。虽然他对密克的部分观点表示首肯,但他基本上还是以天主教士的身份加以评价,评价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天主教的自身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书后》这篇文章恰好是在《辛丑条约》正式签订一个月之后发表的,文中在评价严复译著的过程中,还流露出撰者对条约内容的某种赞许。他说:“教民去夏之难(即庚子之变),近日渐有转机,然使和约无保教一条,即使教民杀尽,谁肯垂怜,谁复赐恤?”<sup>[3]</sup>这大概也是当时在华传教士的普遍心理吧。他同时又说:“倘中国早许租界,虽杀数十教士,亦惟赔款而止。”<sup>[3]</sup>这说明他只考虑教士自身利益,对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却漠然视之。

## 二 对《续论教案及耶稣军天主教之历史》的回应

1906年3月29日,严复在《外交报》上发表《论南昌教案》一文,对同年年初发生的南昌教案加以评论。此后,严复又撰写《续论教案及耶稣军天主教之历史》(以下简称《续论》),于1906年4月8日至28日在《外交报》上连续刊载,后来《中外日报》对《续论》一文加以转载,将原题改为《论教案及耶稣军天主教之历史》。这篇文章,引起了《汇报》主笔李问渔的高度关注。稍后不久,他即撰《驳严又陵先生教案论》一文,并在上海《汇报》1906年(即《汇报》第9年)第28、29、31~34号连载(《汇报》独于1906年无具体出版日期。笔者根据此报前后发行日期的规律推算,《驳严又陵先生教案论》一文连载的迄止时间,应大致是从1906年5月中旬开始到6月初结束),对严复的教案观及所述天主教历史加以反驳。

### (一) 驳严复的教案观

严复在《续论》一文中首先指出,1897德国强占山东胶州军港,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不可谓其事非由于教案也。”<sup>[5](P191)</sup>对此,李问渔提出了不同意见:胶州之失,实始于德国参加了“三国干涉还辽”,事后曾两次向清政府索酬未允,于是才决计侵略,山东巨野教案只是一个借口,即使山东没有教士,德国仍会加以强占;而庚子之乱,则是由清廷误任端王、刚毅二人,轻信义和团民能够“避火却弹”的谣言,遂起排外之心所致。<sup>[6](28号)</sup>

平心而论,李问渔此番言论,确有与事实相符之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其实严复很早就注意到了列强利用教案侵略中国的事实:1897年11月,德国以山东巨野教案为借口,派兵在胶州湾强行登陆,并占领了胶州府城。事后,严复立即在《国闻报》上发表评论,抨击德国此举不啻为野蛮行径,他说:“德人借端教案,突据胶澳,此不特野蛮生番之道待吾中国,直以野蛮生番之举动自待而已矣。”<sup>[5](P55)</sup>然而,李问渔认为严复将教案全部“归咎于教”,<sup>[6](28号)</sup>却有失偏颇。因为严复并未说教案皆由教士引起,而且,严复也不主张盲目排外;关于教案的处理,认为只要“吾政府地方,持至公之法,守至坚之信,决而行之,而勿任莠民以排外之宿愤,致滥及于无辜”,<sup>[5](P192)</sup>就不会授人以柄。既然如此,为什么李问渔仍然要批驳严复呢?这是因为在李问渔看来,严复这篇关于天主教历史与现状的文章,有过多“不实之辞”,必须通篇驳斥。

其次,对于近代在华天主教的种种不法活动,严复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说:“教案固新旧二宗所互有,而其出于旧宗天主教一派者为多,其侵吾地方官吏之权为重,且事起之后,其弥缝收拾,亦较他宗之教会为难。使中国而求自存,是不可不急求所以处置之者。”<sup>[5](P191)</sup>正如严复所说,近代教案纷起,其中大部分都与天主教有关,他们往往以教堂被毁、教民被杀、教财被掠为由,要挟官绅,借此索取巨额赔偿金,并要求划地修建教堂。对于这一事实,李问渔也并不否认,他列出了三条理由加以辩护:天主教“人数既众,交涉自繁”;<sup>[6](28号)</sup>中国人经常反对对其亲友入教,教士与之理论不谐,往往会求诸官吏,“事既关于传教,其成讼未可非之”;“天主教进款无多,经费反巨,其索偿所失,情有可原。”<sup>[7](29号)</sup>不难看出,李问渔的所谓“理由”没有多大说服力,它完全是为天主教的自身利益做强行辩解。

再次,严复认为在华天主教耶稣会“祸于我国而害于治安”,只需将他们“聚而逐之,使出吾国,抑禁之使不得更收新徒”即可。<sup>[5](P192)</sup>严复的这一论述,直接触及到了在华天主教传教的前途问题,致使李问渔对于这一说法大为不满,他列举出顺治、康熙年间汤若望、南怀仁、徐日升等传教士造器皿、修历法、管理钦天监,以及天主教堂设学堂、收养贫苦小孩,而且中国现在已是测候有台、养老有堂、习艺有局、印书有馆、施医有院,这一切受益的都是中国人,怎么能称得上是“祸害”呢?另外,李尤其对

“聚而逐之”极为反感说：“幸中国尚有明人，未必以君言为是，否则庚子之祸，将复见于今，此可不畏欤？”<sup>[8](31号)</sup>

然而问题是，既然反对盲目排外是严复的一贯主张，那他为什么会对天主教耶稣会另眼相待呢？可以说，这正是严复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严复早年曾经留学英国，对基督新教有感性认识。严复认为基督新教对于启迪民众道德观有积极作用，而基督新教所提倡的自由、平等思想，与当时西方流行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是相吻合的。另一方面，严复又深谙天主教耶稣会的历史与现状，认为耶稣会为了追求财富和权势，可以不择手段，“虽用至恶之术，亦可为之。”<sup>[5](P198)</sup>正是这一原因，才导致了耶稣会与各国政府甚至与教皇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并遭到驱逐。所以，将耶稣会驱逐出中国，并不会引起各国的反对。虽然严复的这一主张并不一定行得通，但能像严复这样分清各教派之间差别的，在当时中国却为数不多，民众多一味排外，以致酿成不必要的交涉。有鉴于此，严复才决定撰写此文，将经常与教案有瓜葛的天主教耶稣会的详细情况告诉国人。

### (二) 驳严复所述天主教历史：

在涉及有关天主教的术语时，李问渔指出了严复在翻译方面的一些错误：如 company 为“齐集”之意，因此 company of Jesus 应译为耶稣会，而不是“耶稣军”；<sup>[7](29号)</sup>英文 novice 源于拉丁文 novus，所以“novice 者，新徒也，非幼徒也”。<sup>[9](32号)</sup>毋庸讳言，严复虽然精通英文，但对天主教的某些术语可能不太娴熟，而李问渔却是通晓英文、法文与拉丁文的天主教司铎，他在指出严复的瑕疵之后，也不忘讥讽一番：“君系译家翘楚，何竟昧之，……恐呼者不察，而听者失笑，非君之荣也。”<sup>[9](32号)</sup>

严复将罗耀拉(Don Inigo de Loyola)所创耶稣会与原罗马旧教之间的不同点分为五种：(1) 耶稣会已经世俗化，“宁减损宗教威仪，而不可不混迹人间，向同于众”；(2) 罗马旧教法度虽严，但崇尚平等，而耶稣会则“纯于专制”，等级分明；(3) 罗马旧教主张在本地传教，而耶稣会却风行宇内，且每到一地，还要学习该国的语言文字；(4) 罗马旧教修行主张先个人，后群体，由散而合；耶稣会则是“有全体，无个人，修个人者所以为全体，个人之善以有利于全体而后善”；(5) 罗马旧教倡导守贫清修，“于权势名位，本无所争”，而耶稣会则追求财富与权势。正是由于耶稣会的这些特点，才导致许多国家的憎恶，并将其驱逐出国。<sup>[5](p192-194)</sup>

对此，李问渔也针锋相对：(1) 天主教无新旧之分；(2) 耶稣会既不经商，也不为官；(3) 会中掌阁之人称 general，是“总裁”之意，不能译为“将军”；(4) “耶稣会人先修己而后淑人，未尝抑制牵合，先全体而后个人也”；(5) 教中修道之徒，分为两类：无私财、无公产者，此类较少，而以有公产、无私财者居多。<sup>[6](31-32号)</sup>李问渔的这篇反驳文章，其内容长短与严复的《续论》不相上下，但它并没有多少独到的见解，只是对一些具体的细节性问题加以辩

驳，其辩驳也欠说服力。不仅如此，文中还夹杂着对严复的挖苦和漫骂。与此相反，严复的《续论》则显得文气舒缓，毫无偏狭之意。严复是否留意过李问渔的这篇文章，我们不得而知，但李问渔此文毫无疑问是一篇意气之作，其思想性自然也就不能与严复相提并论。

### 三 对严译《天演论》的回应

继《驳严又陵先生教案论》之后，同年上海《汇报》从第54至65号又连续刊载了由李问渔执笔撰写的《天演论驳义》。与他的上篇不同的是，李问渔此文显然是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后写就的，它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严译《天演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无裨益。

19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抛出生物进化论之后，对基督教教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进化论不仅从本体论上动摇了传统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基础，而且在认识论上直接打击了神学目的论体系。”<sup>[7]</sup>19世纪末，随着进化论传入中国，尤其是1898年由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正式出版后，给在华中西教士以同样的强烈震撼。一方面是由于严复在当时中国思想界享有崇高威望，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天演论》本身的反基督教思想。为了维护基督教神学体系的至上性，并试图抵消严译《天演论》给宗教领域带来的消极影响，中西教士纷纷着手著书立说，对《天演论》从理论上进行回击。这方面，李问渔的《天演论驳义》堪称代表。

《天演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李问渔的内心深处极度不安，他说“天演之说，大不合行上之理，大不合实验之迹，大不合万民之论，要皆信口胡言，绝无确据”；<sup>[8](54号)</sup>“欲去其毒，不得不驳严氏之书。”<sup>[8](63号)</sup>可以想象，《天演论》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洪水猛兽。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对于天地万物的最初形态——“元质”究竟从何而来的问题，一直在“自有”与“受生”之间摇摆。在《天演论驳义》中，李问渔对“元质自有说”提出质疑。他认为“元质”如果是自有之物，则应该卓然独立，亘古不变，但“元质”却是变化无常的，“合于此为此物，合于彼为彼物，既合矣，犹可离之，既离矣，犹可合之”；所以，“元质”并非自有之物。既然不是自有，那么“必有生之者，生之者伊谁？造物耳。”<sup>[8](54-55号)</sup>客观地说，李问渔已经触及到了进化论的盲区。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对“元质”的起源问题避而不谈。事实上，达尔文并不主张无神论，晚年他曾明确表示：“我不是反对上帝存在的无神论者。”<sup>[9]</sup>他只是反对上帝特创论，而相信生物的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李问渔仍然没能跳出基督教神学的设计论框架。不仅如此，李问渔在《天演论驳义》中，几乎处处都在论证天主真宰的存在。

为了证明天演进化的“荒谬”，李问渔将万物分为四种：无生、有生、有觉、有灵。这一分法本身无可厚非，而且在客观上还进化论的演进程序相吻合，但李问渔之所以要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证明进化论的科学性，而是为

了推翻进化论打基础,并最终论证造物主的存在。首先,关于生命起源问题,他不惜花费大量篇幅说明“无生不能变有生动物”;其次,他认为生物之间“不能越类传生”,即生物的延续只能在同一物种内部进行;再次,关于人类灵魂的来源,他认为“无灵不能变有灵”,无论是渐变还是骤变。<sup>[8](55,57号)</sup>为此,他还特意批驳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祖猴之说”：“人为万物之灵,知是非,辨邪正,具主权,能笑言,嗜学问,猴则异于是,骂之不答,敬之不知,人灵而猴不灵,明如观火,既如是,人不必生于猴,何也?生者传其性也,无灵性,不能传灵性于人,……祖猴之说,岂通论哉?”<sup>[8](58号)</sup>这样,李问渔就彻底斩断了“无生——有生——有觉——有灵”这一生物进化链条,从而否定了生物由低级向高级漫长演进的科学论断,并最终为上帝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生命不能由非生命物质产生,既然人不是由低级动物进化而来,那它们是从何而来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

李问渔的这番推理看似颇具说服力,但实际上他却人为地割断了生物之间的连续性,并将不同物种之间的差别扩大化、绝对化,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理直气壮地站出来批判严译《天演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进化之所以进化,进化的原动力从何而来,达尔文将其解释为“物竞天择”,即重视自然环境的作用。对此李问渔表示不以为然,他认为外部环境的作用极其有限:对于植物而言,“人之培植,地之丰肥,时之调顺,能使物品加美,总不出本类之外”;对于动物而言,“境惟能改其力,不能改其性。”<sup>[8](61-62号)</sup>李问渔的这一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达尔文的确过于强调了外部环境对于生物进化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生物体自身内部力量的变化才是进化的关键因素。然而,李问渔对进化原动力的批判,不是为了弥补进化论之不足,而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自然界之所以存在形形色色的生物,并非天演之功效,而是“化工之巧妙”,而万物又之所以能如此美妙的和谐共存,是造物主的智慧使然,而非“无知之物自然成之”。<sup>[8](60号)</sup>这样,他将进化论者呕心沥血由大量实验得来的科学论断,用一个造物主就轻而易举地给代替了。

#### 四 余论

严复翻译《支那教案论》以及撰写《续论教案及耶稣军天主教之历史》,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希望中国民众和官员能够熟悉来华传教士的具体情况,做到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惧怕外国势力的恫吓,从而尽量降低教案发生的可能性;而严复翻译《天演论》,目的是为了将生物进化论中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观念输入到中国,以此来激起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并将其运用到反帝斗争中去。出乎严复意料之外的是,他的这三篇著译,却引起了宗教人士的高度关注。近代教案的频繁发生,迫使一些较为开明的传教士已经开始思考在华传教方式的得失,而严译《支那教案论》的问世,正好与传教士的反思相

契合。与天主教徒不同的是,某些基督新教教士在读完《支那教案论》之后,则十分坦诚地承认“教会之失,诚有不可掩者”,并且还呼吁“中西教士读此书而自反”。<sup>[10]</sup>能够促成传教士的自我反省,这也可算是严复翻译此书的一种收获吧。

虽然李问渔是一位十足的反进化论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人开始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对待进化论,他们或是试图在进化论与基督教之间寻找二者的平衡点,或是利用基督教教理来诠释进化论,试图将科学纳入宗教体系,认为进化论不但不会威胁基督教的神学体系,而且还会证明《圣经》中的语言是字字真理。例如美国人纽曼(H. H. Newman, Ph. D)在《天演与宗教》中就主张“宜视天演为正当,不惟不反背宗教,且辅翼宗教有扩展之余地也……由此观之,天演与宗教为同盟之良友”;<sup>[11]</sup>有人则更为理性,干脆坚持宗教与科学各具其利,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在扩充知识,宗教的功用是在慰藉情感”,因此,“宗教与科学应当相辅相行,不该相互攻击。”<sup>[12]</sup>今天回过去看,严复只不过在基督教与进化论之间的纷争中,不自觉地后者扮演了一个传播者的角色。令严复意想不到的,他却被动地、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一论争中去。由于基督教与进化论之间的关系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双方之间已经斗争了数个世纪,并一直延续到当代,这更是严复所始料不及的。

#### 参考文献:

- [1] 方 豪. 中国天主教人物传·清代卷[M]. 台北:明文书局,1985.
- [2] 阮仁译,高振农. 上海宗教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3] 佚名. 支那教案论提要书后[N]. 汇报,1901-10-12.
- [4] 宓 克. 支那教案论(铅印本)[O] 严复译. 南洋公学译书院刊印,人大图书馆藏.
- [5] 严复集(一)[Z].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6] 大木斋主. 驳严又陵先生教案论[N]. 汇报,1906.
- [7] 胡卫清.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进化论[J]. 世界宗教研究,2001,(3).
- [8] 大木斋主. 天演论驳义[N]. 汇报,1906.
- [9] Francis Darwin,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M]. D. Appleton and Co New York, 1897, Vol. 1. 247.
- [10] 佚名. 新刊介绍[J]. 教保,1901,(23).
- [11] 纽 曼. 天演与宗教[J]. 文社月刊,1927,2(4).
- [12] 佚名. 科学与宗教[J]. 文社月刊,1926,1(11-12).

(责任编辑:骆晓会 英文编校:文爱军)



## 对严复著译的回应:以上海《汇报》为例

作者: [张军](#), [石涛](#)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 历史系, 江苏, 苏州, 215021](#)  
刊名: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ZHUZHOU TEACHERS COLLEGE](#)  
年, 卷(期): 2005, 10(1)  
被引用次数: 0次

### 参考文献(12条)

1. [方豪](#) [中国天主教人物传·清代卷](#) 1985
2. [阮仁泽](#), [高振农](#) [上海宗教史](#) 1993
3. [佚名](#) [支那教案论提要书后](#) 1901
4. [宓克](#), [严复](#) [支那教案论\(铅印本\)](#)
5. [严复集](#) 1986
6. [大木斋主](#) [驳严又陵先生教案论](#)
7. [胡卫清](#)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进化论\[期刊论文\]-世界宗教研究](#) 2001(03)
8. [大木斋主](#) [天演论驳义](#)
9. [Francis Darwin](#)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1897
10. [佚名](#) [新刊介绍 \(23\)](#) 1901
11. [纽曼](#) [天演与宗教](#) 1927(04)
12. [佚名](#) [科学与宗教 \(11-12\)](#) 1926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zsfgdzkxxxb200501004.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zsfgdzkxxxb200501004.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75714ebb-204d-43a3-893c-9e4d00833c91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